

今夜星光灿烂

刘文超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今夜星光灿烂

刘文超 著

心音心画抒炽情

——序《今夜星光灿烂》

解 明

欣赏过文超写的诗,欣赏过他写的散文、歌词,今又有幸成为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最早的读者之一。

《今夜星光灿烂》是以改革开放为题材的小说,整个故事情节集中在一家工厂改革中持不同理念、态度的矛盾冲突上。近距离地反映工厂生活,是它突出的亮点。我不精通小说,眼界也不宽,但有个模糊的感觉,就是时下写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不多,表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题材的,尤为鲜见;而这方面的题材着实又是有责任感的作家们,创作视角“聚焦”的所在。

长于写诗的文超,二十年前就有一个愿望——写长篇,这梦今天终于圆了,显示了文超壮志不已,笔耕不辍的心态。

我想,有着严肃题材,鲜明主题思想,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,生动丰富故事情节的《今夜星光灿烂》,读者会喜欢的。书中作为有胆识和具有时代良知的代表人物,高策是作家着力重点塑造的核心人物,整部作品都围绕着他层层展开。他与崔虎等人在对待企业改革、转制等问题上新旧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交锋,以及人格魅力上表现出来的差异,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。高策与两个女人情感、心灵的纠缠,最后他们三者关系的最终结局,也让人玩味。

算起来与文超相识,已近半个世纪了。

上个世纪五、六十年代,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,沈阳涌现出一批以写工业诗见长的作者,他们都是劳动生活在工厂里的青年工人,文超即是其中的一个。这批作者后来曾经活跃在辽沈以致中国诗坛,对辽沈地区诗歌发展做出了贡献。其中的一些人,至今仍不时有诗作问世,诗情不衰,如文超。

当年,做为沈城一家主流报纸的诗歌编辑,是诗搭桥让我和文超相识了,并且很快他就成为编辑部重点联系的作者之一。在以后的时光里,由于共同痴情于诗,我们之间也从编辑与作者的关系,进而成为诗路上相伴而行的挚友。二十年前,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发表在一家刊物上。文中,我对文超饱满的创作热情和取得的成果,由衷地给予了赞许,称他为文坛上的一员“老兵”。其实,那时文超不过才四十出头。如今他已年过花甲,真正是一员名符其实的“老兵”了。从一九五七年发表第一首诗算起,文超五十年来一直坚持写作,不断有作品问世,而且老来更加勤奋,给人一种“痼信文章老更成”的印象,他这种孜孜不倦求索,矢志笔耕的精神,受到文友们的赞佩。

文超在中青年时期,曾是劳动在加热炉前的热处理工。“加热炉”长期对他的“陶冶”,使他如今仍然保持敦厚、纯朴、胸怀坦荡的气质。这让人不禁想起以前他写的那首诗:“虽然青发已泛出一缕缕银辉/我敢说:我不后悔/因为我把逝去的青春/都和闪光的工作一同投入到/火热的加热炉内……/让我整个生命都化为熊熊炉火吧/我是祖国埋藏多年的一块亮煤”。对生活的炽爱,对劳动的豪情,是他作品坚实的基石。所以文超的诗,不管是直抒胸臆还是寓情于景,都融有火烈的情感和感人的力量。

文超也曾有过苦闷的时候,那是在十年浩劫的日子里,他惆怅,他沉默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他胸中爆发出更加成熟的激情,一首首诗歌,一首首歌词,一篇篇散文,源源不断地从他那勤奋的笔上流淌出来。他的创作,也踏踏实实地向更广阔的领域里迈进了。

《今夜星光灿烂》是一部表现工厂现实生活,反映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,弘扬主旋律的恢宏之作。它是文超对生活真实感情的真情流露,寄托了文超对改革开放大业的信念、思考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。小说从众多人物之间复杂关系和权力、感情的纠缠及彼此间惊心动魄的心灵碰撞中,表达了作家对某些生活现象的认识、理解、感悟和评价。小说的人物情节虽是虚构的,但由于文超长期生活在工厂,相识相知其许多人物的原形,熟知其中许多故事情节的素材,所以写起来显得得心应手。读者从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——高策、崔虎、贾仁、孙哲、姚凤、耿正、周直、石坚等人的艺术塑造上,不难看出文超对他们不仅仅是“熟悉”,而且透察得入木三分。

文超在写作上表现出来的专心致志,持之以恒的精神,令我暗暗赞叹。他是把写作视为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,是生活不可缺的一个组成部分的;并且勇于在广阔的文学领域里,不畏艰难也驰骋。当然,文超写出这部长篇小说,是出于一种责任感,对在改革大潮中,工厂企业一些人的欢乐和苦闷、艰难和命运,表达了自己深沉的理解和感悟,也出自于他情系工厂,永远抹不掉的那份情结。

不难想象长于写诗的文超,创作出三十来万字的长篇小说,是要付出很多心血和苦功夫的。不过,诗与小说虽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,但在同属于文学作品这一点上,还是有相通之处的;比如,创作上都要有真实的生活感受,精细的观察,也还要有浓烈的情感。我认为,如果说诗是心弦之音,小说则是心池之画,文超画的是生活长卷的一角。只有以准确的视觉把它描绘得愈是逼真传神,才愈有价值;而作品的主题思想也必然会从精心描绘的“画面”上,自然地显现出来。

熟悉文超的人都有这样一个认知:写诗也好,写散文和小说也罢,感情之根都深扎在他所熟悉的工厂和对生活感悟而形成的情

感世界里。他说：“雄伟壮丽的工业区和日夜喧腾的工厂是我创作的摇篮，勇敢、天才的企业家和勤劳智慧的工人给了我灵感”。《今夜星光灿烂》同样让我们感觉到诗人的敏感和炽情，感受到他的爱憎有如那熊熊的炉火，热浪袭人。热心的读者，将会从中得到阅读的快慰。

因是文超长篇小说创作的处女作，《今夜星光灿烂》难免会有不完美之处；细心的读者，仁智各见，自会发现。相信文超今后会倍加勤奋地拓宽写作思路，给读者捧出更好的作品。日前，文超向我透露，他已经着手写另一部长篇小说，就其内容来说可视为是《今夜星光灿烂》的姐妹篇，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些章节的初稿。我们预祝他的下一部长篇著作，能早日与读者见面。

文超，你既然执著地爱上了文学，那就甩开膀子大显身手吧！辉煌正张开手臂迎接你！

有感于老友的信任和友谊，权用这篇浅陋的小文，来表达我的欣喜、祝贺之情吧！

2006年3月25日



公元二千零三年金秋十月，S城内传来一个爆炸性的新闻——中央提出：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！随之，市委提出了振兴S城的总体目标，做大做强五大产业，吹响了“振兴东北，S城先行”的进军号角。这对一个工人如蚁，百业待兴的偌大机器城，无疑是一个特大喜讯！一时间，人们奔走相告，无不为之振奋，每颗心都燃起了一团希望之火……

这日，星光汽车弹簧厂新任副厂长高策，从电视里的早间新闻一看到这个信息，便匆忙赶到工厂办公室。他拿起桌上刚刚送来的当日报纸，如饥似渴地从头到尾把这条消息读了一遍，犹如吃了巨能钙，立即腰板硬了。随后，他拿着报纸，来到厂长崔虎办公室，指着报纸的头版头条，对崔虎兴奋地说：“老崔，你看了吧？中央的决策太英明太伟大太及时了，这回你该同意我的改革方案了吧？！”紧接着，他指着报上的《国企改革要迈‘三道槛’》这篇评论，说，“你看看，报上说，中型国企都要全部民营化。咱们搞股份制，还有什么不妥的？这是从国营过渡到民营的必经之路，也是国企改制的第一步！我立即去与外商签定参股协议，尽快引进他们的热处理流水线。市里都给牵好线了，你还犹豫什么？”

崔虎正坐在沙发椅上品味刚刚沏好的“毛尖”，忙放下茶杯，

说：“哦，老高，坐坐，我也正在学习呢！”说着，他指指桌上的报纸。高策并未落座，深有感触地说：“看来，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不行了，我都快跟不上改革的发展了！”崔虎听出弦外之音，随声附和道：“可不是，形势发展的是快，我也没料到，谁曾想能走到今天这一步。”

高策见崔虎的观点有所松动，忙趁热打铁，说：“这是改革的必然趋势，早走晚走都得走。我看晚走不如早走，免得被动，我是这么看的，你说呢？”

崔虎沉吟片刻，站起身来，说：“外商投设备参股儿倒是个好事儿，但就改变企业性质了。据我了解，我们公司还没有先例。咱们可要慎重一点儿，枪打出头鸟啊！”

高策立即申辩，道：“外商投设备参股，改变咱们厂子的结构是大势所趋。不然，咱们不仅没能力扩大再生产，就是维持现状也难哪！设备落后老化，没钱更新换代，这是咱们国企的通病，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燃眉之急。如果再拖下去，咱们迟早会被拖垮。我都和人家谈好了，人家正在等着呢！过了这个村，可就没这个店了。你是法人，你定夺吧！”

崔虎觉得高策的话有一定道理，厂子若垮了，自己想维持现状也维持不了了，便想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万全之策，又拿出挡箭牌说：“好吧，咱们是搭档；即然你拍板了，我哪能不支持呢？不过我还是那句老话，引进设备我不反对，但作为参股，我还拿不准。你去办可以，可有一条，将来出了什么闪失，你可要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！”

高策心想：你还学习呢，尽学什么了？中央和省市的精神再明确不过了，那报上说得清清楚楚；若按报上的要求，咱们的步子还迈得小呢！想罢，他胸有成竹，说：“好，出了事儿，我担着，大不了这个厂长不当了！咱们说振兴就要只争朝夕，不能等！我已和公司打过招呼，我去了啊！”说完，他转身出了厂长室，到厂办叫上刚

上任的主任姚凤，二人下楼钻进轿车，便前往“北方宾馆”，与外商签字去了。

突然，一个工人打扮的青年男子，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来到院内。他跳下自行车，把车横在高策的车前；随后，人也顺势躺到了自行车旁。

酱紫色的“桑塔纳”轿车，刚刚起车不远。司机小王手急眼快，慌忙踩了一脚刹车。轿车“嘎”地一声，打了一个趔趄，晃了两下，刚好停在那个青工面前；如果再往前滑行几厘米，自行车和人就被碾于轿车的车轮下了。

厂区的人们闻声都围了上来，与那个青工面面相觑。但谁也不肯靠前，到“警戒线”便不动了；更没人奚落，都自觉地围成个圆场。车间里的工人闻风后，也都放下了手里的活儿；胆儿小的站在厂房门口远眺，胆儿大的便也挤进围观的人群，凑上前去看热闹。

那个青年工人被人墙圈在中间，脸上毫无惧色，一副颇为得意的样子，显得胸有成竹；一些不明真相的人，还以为在拍电视剧呢！一位老工人看了，忍不住发牢骚说：“咱们厂‘上级压下级，一级压一级，一直压到打铁的’。这回可碰到吃生米的了，看新厂长咋处理？”他身旁一个青工接过话茬说：“耿师傅，你只说了顺口溜的上半句。咱们厂还‘下级骗上级，一级骗一级，一直骗到贾书记’呢！领导高高在上，哪知道底下的情况？我看，这次还是外甥打灯笼——照舅（旧）！”

“咱们往下看！”耿师傅白了一眼说。

高策推开车门钻了出来，上下打量这个青工。他：上中等身材，膀大肩宽；正躺在地上悠闲地翘着二郎腿，用脚穿着的“火箭”鞋有节奏地打着拍子；尤其是那傲气十足的眉眼，更让人难以忍受。高策是急不得，恼不得，心里嘀咕：自己磨破了嘴皮子，才说服厂长同意引进热处理自动线作为投资入股；两位外商正在宾馆等待签约，然后来工厂作礼节性的回访。这若误了时间不仅失信失

礼,说不好签约还会泡汤。因为,客人的时间观念特强,在他们眼里,时间就是金钱。他们最最看不起的,就是时间观念不强的合作伙伴!这若因此区区小节而矢折,自己多日来的努力岂不付于东流。高策从打第一眼看见这个青工,就发现这个人很蹊跷;再一留心细看,又发现他不是等闲之辈;自己只可智取,不可以势压他;而且必须快刀斩乱麻,速战速决。高策想到这,厉声问道:“你是谁,这是干什么?”

“你就是新来的厂长吧?”这个青工连眼皮都未抬,不卑不亢地信口问道。高策立即打断他的话,纠正说:“不!是副厂长……”

这个青工抬起眼皮,二郎腿也不颤悠了。他仰壳儿睁大眼睛,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着高策:五十来岁,上等身材;可能从小爱好器械运动,长得肩宽体壮;一身深灰色的“才子”西装十分得体,显得更加英俊、干练、潇洒;油黑茂密的长发随意往后一梳,看上去即年轻又很成熟;尤其是那两道浓眉下的一双不大不小的眼睛,闪露出一一种现代企业家的锐利;一举一动都是那么超凡脱俗,富有一种让人敬畏的风度和气质。别看这个青工年轻,可经得多见得广。他看高策衣冠齐楚,踌躇满志,一表人材,就知这人思路敏捷,精明强干,办事果断,是个厂长的角色,忙问:“请问,我要求下岗的报告你为啥不批?”

高策一听明白了,此人就是绰号叫“石头”的石坚。他的问题刚研究过不久,是自己没批。看来此人有来头,不然耳朵不能这么灵;班子刚讨论完他就知道了,而且早不来晚不来,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来,是不是有人指使?都说“头三脚难踢”,这不,自己刚在众人面前亮相,第一脚就踢“石头”上了。

石坚躺在那没动,用眼睛盯着高策。

高策压了压火,上前哈下腰,心平气和地说:“下岗是为了减人增效,批的都是那些不好安排的富余人员,除了有吃奶孩子的妈妈,就是体弱多病的老工人;可你年轻力壮,又是技术骨干;再说,

现在都竞争上岗,而你却主动要求下岗;你看你……”往下,他难以启口,唯恐有失自己的身份,只摇头表示自己的意思。随即,他的表情点燃一片笑声。

当代人都乖得很,称副手从不加副字。这并不是图方便,而是给对方戴高帽;官越大越好,送个口头人情也不费啥,都是自家产的,往下事就好办多了。石坚在社会闯荡多年,还不精通这一点?他依旧管高策叫“厂长”,还在前面加了一个“我的大”;然后,索性放下二郎腿,直挺挺地躺在地上,发誓说:“今个儿你不答应我下岗,我决不放你走!”

四周人群一阵骚动,大伙儿都纷纷议论:“别的厂子不是并轨买断,就是破产黄了。咱们汽车行业形势这么好,还不知足?真是搬起屁股作嘴,不知香臭!干脆,让他走人算了,留着个臭‘石头’干啥,别与他磨牙……”高策就是高策,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打算:如今招商引资,资产重组成功在即。热处理工段正缺人手,尤其是技术熟练、年轻力壮的“老人”;如果放走了,上哪找去?想罢,他又苦口婆心劝道:“你再好好想想,现在收回还不晚。若是有人顶上你的岗位,你后悔可晚了!”

石坚躺在那还是未动,说:“告诉你吧,厂长,你拿二两棉花纺(访)一纺(访),我石某人做事什么时候后悔过?!好马不吃回头草,何况人乎?不过,我还是仰壳儿撒尿往上浇(交),你够朋友,咱们不打不相识!”

高策趁热打铁,立即说:“你站起来,就不是往上浇(交)了!我这个人喜欢平浇(交),而且浇(交)得远……”

说话间,从人堆里挤出一个人儿来;此人四十出头,其貌不扬。别看他只有三块豆腐垫个大钱儿高,长着一双贼眉鼠眼;却颇有心计,而且心想事成。他有自己成功的处世哲学,即:敬官不敬人,顺藤往上爬。也就靠这套哲学,他由一个小徒工爬到小车司机,又从小车司机爬到中层干部。领导换了几茬,他是工厂的“不倒翁”。

原任厂长张帆掌权时，他给张帆开车。那时，他百依百顺，比儿子都好使。张帆想到的，他早想到了；张帆没想到的，他都想到了。张帆家里外头的大事小情，什么都不用张帆操心，他保险办得四脚落地，事事如意。可张帆一退二线，由厂长室搬到老干部室，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一切都不好使了。有人揭他“嘎渣”，他满不在乎，像发表宣言似的，大言不惭地说：“我伺候的是厂长，不是他个人。谁是厂长我伺候谁，你是厂长我也那么伺候您哪！”人们一听，也有几分道理。这类人虽然不可交，但可用；而且属穆桂英的阵阵少不下，不用你点香他就到。人也是工具嘛，好使谁不用？这不，关键时刻，他又“冲”上来了。

高策一看，是锻造车间主任杜林。杜林匆匆奔到高策身旁，像保驾护航般地用身子护住高策，朝躺在地上的石坚说：“石头，起来，你这是干啥呢？”

石坚的眼睛夹都没夹他，讽刺说：“嗨，谁的裤腰带设系紧把你露出来了？躲开，什么事儿都有你呢？你不撒泡尿照照，站在那不有损于工厂的形象？真是脸大不害臊，嗑瓜籽嗑出个臭虫，什么仁（人）都有！”

人群中一阵哄堂大笑，石坚显得更加得意。

杜林讨个没趣儿，便凑到高策耳边窃窃私语，说：“厂长，这个石头是茅房里的，又臭又硬。他大错误不犯，小错误不断，气死公安，难死法院，谁也拿他没办法。那年调资，他酒后醉醺醺拿着刀闯进厂长室，楞逼着厂长给他调了壹级。我看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你千万别和他玩硬的！”

“嗯”。

高策听了点点头，心想：是啊，这类人的命还不如一根草，谁肯与他平等交换呢？不过，也不能便宜了他，那样会助长歪风邪气，找个机会一定好好“教育教育”，让他痛改前非。于是，他又联想起自己调来前的一段往事……

…那是在几个月以前，高策也是根据厂子的实际情况，从工作出发，让原单位的富余人员全部下岗待分配。一个叫“老七”的青工，踢开他的办公室门，喝问：“厂长，我若不下呢？”

“那就买断！”他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“你敢？不信试试，你若让我下岗分流，不出三小时，我就让你腿瘫胳膊折，满地找牙！”老七指着他叫嚣，气焰十分嚣张。气得他浑身发抖，狠狠地说：“怎么不敢？现在没王还没法了？！”

“那好，咱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，有你好看的！”老七扔下话，一摔门走了。几天后，他没听那一套，让人事科张榜公布下岗人员名单，上面第一个名字就是那个叫老七的。果然，上午10点张的榜，中午他下楼吃饭，刚走到三楼缓步台，迎面就上来三个陌生青年拳打脚踢，将他打下了楼梯。他挣扎着爬起来，一看四周人影皆无，连“保卫”都躲在屋里，探头探脑的不敢出来。他自己艰难地回到办公室，操起电话报了警。然后，他要车去了医院，头部缝了几针，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躺了一周。上班一问，派出所与公安分局谁都推脱。公安分局说这类事多了，大案要案还办不过来呢！让他找派出所，叫派出所立案。派出所说事情发生在厂内，最好由他们自己协商解决；再说，打人的早跑了，上哪去找？结果，不了了之，白白挨了一顿胖揍，险些丢了性命。一气之下他去找公司领导，领导研究后便给他下了调令……

“高厂长！”

杜林拉了一把，将他拉回到现实中来。他见杜林神兮兮的，忙问：“什么事？”杜林有些神色慌张地告诉他：“车间又没料了，咋办？”

高策见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便没好声地扔出一句：“咋办？就是我浑身都是铁，能捻几个钉，让供应科赶快进哪！”

杜林用小眼睛瞅瞅在场工人，凑近高策，小声道：“我找供应科了，他们说没钱。现在他们都呆在家里，不敢出门……”

高策顾不那么多，毫不忌讳地说：“活人还能让尿憋死，真是18岁大姑娘要饭吃，死心眼，不会去兄弟单位赊点！”

杜林依旧不敢放开嗓子，道：“供应科说了，前几次欠人家的都没还呢！再说，现在哪家也不宽裕。许多兄弟厂也都是癞蛤蟆吃苍蝇，将供嘴……”

高策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杜林又说些什么已听不清了。他急得团团转，自言自语：“先是愁没活儿，配套那些任务只够塞牙缝儿的。现在求爷爷告奶奶好歹揽来点儿，又没钱买料了，真是……”他抬眼看看四周充满渴望的目光，仿佛期待他拿出个好办法。那目光，让他更坚定了马上引进热处理自动线的信念。看来，产品质量上不去，成本降不下来，工厂摆脱不了困境，更谈何做大做强，引进是当务之急，重中之重，压倒一切！他停下踱步，果断地对杜林用命令口吻叮嘱：“你去告诉供应科，就说是我说的，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，说什么也不能让车间停产！这是我主持工作第一次赊账，也是最后一回。我吐唾沫成钉，说话算数。咱们交上货人家就划款，款到咱们立即就还！如果车间停产了，我让他们都下岗！”他扫了一眼手表，感到耽搁的时间太多了，心想像石坚这号人，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；不让他脑袋撞个包，他是不会回头的。现在即使留住他，他一条鱼也会腥了一锅汤，倒不如让他下岗，教训教训他！于是，他向还躺在地上的石坚挥挥手，当机立断，说：“你起来吧，我满足你的要求！不过我重申，到时候你别后悔！”

“说话算数？”石坚追问。

“决无戏言！”高策忙答。

石坚“扑楞”一下爬起来，拍拍屁股，对高策说：“告诉你，此处不养爷，自有养爷处，多谢你为我费心了！”说罢，他抓起自行车，双腿一片扬长而去。骑出不远，他又回首微笑着向高策摆摆手，喊了

一声：“拜拜！”

高策望着石坚远去的背影，长出了一口气，自语道：“不用你‘拜拜’，咱们是会再见的！”然后，他又看看手表，忙钻进轿车。杜林扒着摇下玻璃的车窗，献媚地说：“厂长，现在连出租车都上‘中华’轿子了。你不换台‘奔驰’，也得换辆‘奥迪’。不然，让外商看了多掉链子！”高策边摇玻璃，边说：“这就不错了，有钱还得买料呢！”说到这，他突然想起来，“哎，你怎么还不快去供应科啊？告诉你，耽误了生产拿你示问！”

“这就去，这就去……”杜林一路小跑去了。

“桑塔纳”轿车也留下一溜烟儿，出了厂门。

工人们渐渐散去，议论纷纷。甲说：“咱们厂子真是一台戏，一个假(贾)书记，一个吹(崔)厂长，这回又来个高副厂长；看上去倒挺‘贼嘹咋喳’，也不知到底高不高？他若是也瘸子打围坐着喊，那咱们厂子就没救了！”乙说：“我听说高厂长可是个实干家，把原来的那个厂子搞得捧极了，他可不像咱那位厂长，干什么都是噉嘴骡子卖个驴价钱！”丙说：“那调到咱们厂子来，咋还是个副的呢？”丁说：“这你就不懂了。现在，实干家都当不了一把手，一把手都不干实事！”

“啊！”



这是一个从市内搬迁到“汽车工业园”的中型弹簧制造企业，专为本市一家著名汽车厂配套。在大中型企业改制、转型中，这个工厂虽因产品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，但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，因产销失衡和流动资金匮乏束缚了发展。全厂职工不算多，一千多人；可占地却不小，足有几万平米。临街是一幢火柴盒式的办公主楼，透过玻璃墙可以清晰看到，楼梯沿着两根金灿灿的铜管盘旋而上，宛如两条腾飞的巨龙，显得气势宏伟，壮观极了。主楼后面一排排厂房鳞次栉比，井然有序。整个儿厂区，锤声咚咚，炉火熊熊；机声隆隆，热气腾腾。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形势的发展，这个厂的“政治局”也有了重大的调整：老厂长张帆退居二线后，回家抱孙子去了；原书记兼副厂长崔虎专任厂长，原副书记贾仁升任书记兼工会主席；原钢圈厂副厂长高策，平调到这任生产经营副厂长。对于偌大的机器城，这似乎无关大局；而对于这个千人小厂，却不亚于一次八级地震。因为每次上层人事变动之后，随之而来的便是下属各科室调整。尤其是各分兵把口的中层干部，最担心的是自己的留去。此时，杜林得意极了。他暗暗庆幸自己有机会在新厂长面前表演了一番，看样子高策对自己的印象还不错。他想趁热打铁，将高策的指示和他报批的下岗人员名单率先贯彻下去，给全

厂各科室和车间树一个样板,从而获取高策的欢心与信任。于是,他脚不沾地往供应科赶。到了供应科,他将高策的原话学了一遍;随后,忙又折回自己的锻造车间,查看自己交办的“下岗人员名单”,记录员孙哲是否已公布于众?

日头早已钻嘴儿,朝阳的万根金针刺破罩在厂区上空的烟云。但锻造车间内,依旧是烟雾缭绕。当杜林钻进烟雾,刚迈进厂房的大门,就见车间办公室的门前,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工人。

远远望去,一张“下岗人员名单”,贴在车间办公室门前的记事板上,吸引着大家的眼睛。有的人还未“开炉”(歇气儿),也放下手里的活儿前来观看。可是,谁也不希望在那上面找到自己的名字。因为,大家知道下岗意味着什么!

突然,所有的目光都凝聚在一个名字上;有的震惊,有的愤怒,有的叹息,有的怀疑,就像电影中的一定格,定住了千姿百态的眼神儿。忽而,画面波动了。杜林举目一看,远远走来一位五十来岁,虎背熊腰的老锻工。他,正是自己的师傅,前任主任和那个名字的主人——耿正。

逆着旭日的光辉,耿正的轮廓被勾勒得十分鲜明,清爽的晨风撩起他满头染过的黑发,渐渐清晰的方脸显得开朗而又乐观;尤其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笑眼儿,更增加了人们此时的沉痛感。

杜林忙上前打招呼,笑道:“师傅,好了?你出院咋不吱一声?”

耿正点点头,说:“好了,这点小病还能放倒我?谁像你,苍蝇弹一脚都歇半拉月!那贴的是什么?”说着,他抛开杜林挤进人群,蹀起脚去看那张告示。可是,他只能看清“下岗人员名单”六个工工整整的美术字,下面就模糊了。他拽过一个满手浆糊的高个儿女工,说:“哎,孙哲,你这记录员眼神好,快给我念念,那上面净有谁?这次下岗下得好,非让那些吃闲饭的都下去不可!”

“……”这个叫孙哲的女工四肢修长,匀称的脖子上高昂着健美的头颅。她捋了捋浓密的长发似乎没听见,阳光给她涂上一层